

主编 / 季羨林



梦之歌

陈荒煤

● 吉林摄影出版社

梦 之 歌

陈荒煤 著

吉 林 摄 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梦之歌 陈荒煤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陈荒煤】（1913～1996. 10）原名陈光美，曾用笔名沪生，湖北襄阳人，出生于上海。中学时期开始接触文艺，30年代初先后在武汉、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活动，后转入中国“左联”。1938年秋赴延安在“鲁艺”任教，1939年春深入太行山战地采访，写下了《陈赓将军印象记》和《刘伯承将军印象记》等报告文学作品，并结集为《新的一代》出版。抗战胜利后，曾主编《北方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文化领导工作，并撰写了大量文艺评论。其散文结集为《荒煤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陈荒煤的散文善于剪接材料，长于白描直叙，时而插入简短的抒情、议论。如严文井评说：其“艺术特色主要是质朴。他的欢唱，惋惜，或悲伤，无不发自内心，真诚而少文饰。”他的散文，“对同时代的人，会使他们感到亲切；对青年人，则会使他们感到新鲜”。

目 录

作者小传	(1)
梦之歌	(1)
一首唱不完的梦之歌	(15)
梦游“三年”的这一天	(19)
家乡情与家乡味	(23)
广玉兰赞	(29)
青海人 昆仑魂	(33)
南京路上的徘徊	(38)
新文学的召唤	(51)
花鼓不响粮满仓	(70)
阿诗玛，你在哪里？	(85)
心灵中仍燃烧着希望之火	(92)
永恒的纪念	(100)
阿丹不死！	(113)

梦之歌

一 无声的歌

梦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捉摸的，既无法预料，也无法选择和控制。有时候，一夜梦不断，醒来却毫无痕迹，留不下任何的印象；有时候，只是一个短暂的噩梦，却终生难忘，还会反复侵入你的梦乡。

你日夜思念，朝夕梦想的东西，往往却是梦里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似乎证实现实终归是现实，你在现实中不能获得的东西，也别想在梦里得到。

偶尔，你在梦中得到你想念的东西，是这样真实和亲切，欢乐和幸福，一旦激动得热泪盈眶醒来的时候——回到现实中来，你发现这不过是一个梦幻，只能使你感到更加惆怅，不能不感到现实的残酷，梦幻的虚缈。

所以，我不喜欢梦，却又很不幸是一个多梦的人。不是因为我爱幻想，而是由于幼年的贫困，身体的虚弱以及青少年时代过多的忧郁，甚至在——段时间里患有肺结核症。

我从来没做过什么美梦，像小说中经常描写的什么仙境、天堂、女神和仙女、美女和爱情。

当我幼年开始意识到恐怖，常常在深夜号啕大哭的时候，是梦到自己坠向一个无底的深渊。

当我开始离开家庭流浪的时候，我经常梦到的是我母亲和我的姨母那泪光中充满了悲凄和期待的眼睛，令我颤栗，在一身冷汗中醒来，使我彻夜难眠。

当我刚刚被卷入1927年革命的洪流中不久，又很快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连一些孩子也难幸免，在我这个孩子的梦里，也就出现了监狱和刑场。

当我开始意识到在我孤寂的心灵里悄悄冒出一点点爱情的嫩芽，我经常梦到的却是含泪的离别。

当我第一次来到海滨，看到那蔚蓝和壮丽的大海是那么辽阔无边、温柔平静，我却因为在睡眠前听到海浪轻轻的拍岸声，梦见波浪、滔天不断地把我压向海底。

对我来讲，在青少年时代，梦和现实一样，都是充满了不幸和忧郁。所以，我那时候，是一个多梦的人，也是厌恶做梦的人，久而久之，也是被太多的噩梦所麻木的人。

但是，我自从1938年秋天到了延安之后，我就渐渐摆脱了许多恶梦。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陕北高原上那么蔚蓝的天空，那遍地飘扬着鲜艳的红旗，整天响彻云霄的豪迈快乐的歌声，到处都这么响亮地、公开地呼喊“同志”这个称号——是这么亲切、真诚、自然而骄傲，往往使我感到一阵阵沉

醉和心酸，热泪进流。“同志”，这两个字，似乎包含了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象征着未来的理想，永远燃烧着的共产主义胜利的火光，人类的希望，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交往……我既没有这个才能，用文字充分地描绘出“同志”这两个字内含的意义和力量，我也无法掂量“同志”这两个字在我的头脑和心胸间有多大的分量！

我刚到延安不久，唯一感到羞愧的，是一时还不习惯对所有的人用“同志”这个最尊贵的称呼；也还不能字字清楚、节奏准确、完完整整地大声唱一首《国际歌》。

参加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的那天晚上，当成千上万的同志们在灯火辉煌、红旗招展下齐声高唱《国际歌》的时候，我确实从心底涌起一阵阵不能抑止的颤栗，觉得血液在全身奔腾起来，可是我唱不出多大的声音来，尽管这首歌，是多少年来蕴孕在心间，但只能是悄悄地在血管里循环不已的一首“无声的歌”。^①

这是我到延安之后，感觉到最兴奋、最激动、最欢乐、最幸福的一个夜晚。

可是我却在这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我梦见几个国民党特务和日本士兵在追逐我和几位同志。我们正在向一个山头跑去，我气喘得连胸膛都似乎要爆裂开来，腿软得像棉花一样，觉得又粗又大，但是瘫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接着四面枪声都响起来了，我突然感到心头一震，觉得要倒了下去；可是，我清清楚楚听到有位同

① 1941年我把这种感受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篇名就是《无声的歌》。

志大声呼唤道：

“同志们，唱《国际歌》！”

我用手紧紧捂着胸口，血不是热的，而是凉沁沁在那里流了出来，可是，我却感到全身都凉爽、轻松起来，用非常嘹亮的嗓音——连我自己也诧异地感到声音是这么美丽动听——唱起《国际歌》来。同时，我也听到所有的山头都响起了歌声，像雷鸣般震撼着山谷。

我始终没有倒下去。一位同志紧紧扶住我，抚摩着我的胸口，说道：“你别唱了。”我大声呼喊道：“不，我还要唱！”我拼命地挣扎着站在那里欢唱。

我终于醒了，我其实还是唱了一首无声的歌，然而阳光已经灿烂地照耀在我的床头，而且从山上窑洞那边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满怀激情地歌唱：

“哦，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这首无声的歌使我从此告别了过去经常袭击我的监狱和刑场的梦乡。

二 家和母亲

在十年动乱里，从1968年我失去自由之后，我和家里失去了一切的联系，最后，连回家的愿望也丧失了。因为我意识到，我这样一个“黑帮”，只会给家庭带来不幸和痛苦。我没有权利再去干扰家庭。

有一天，我偶尔想起了我的母亲。我想，倘若母亲还在，也许我可以回到她的身边去，她会收留我。然而

我顿时又觉得羞耻，觉得邪恶和自私……为什么只在没有人收留的时候，幻想一个无私的母亲？

……有一天，我终于走出了监狱。我不禁回过头去再看——下这一间阴暗、狭小却又感到无限空旷的房间。我在这里从黎明到黑夜，又从黑夜到黎明，反反复复痛苦地度过了二千多十日夜夜。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作自由和寂寞，寂寞和自由。

我上哪儿去？我感觉我自己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亲人和家了。我只是孤独地茫然地向前走。

我走了许久许久，走过许多曲折的崎岖的山路，最后走进一个幽静和美丽的山谷。

我疲劳极了，由于饥渴，我再也支持不住了，我倒在大地上，感到一阵阵昏眩。

这是一个生气勃勃，明媚的春光笼罩大地的早晨。东方灿烂的霞光正展开了广阔的翅膀，扫除一切阴暗，把光明与温暖来覆盖人间。

我匍匐在一片茸茸的柔软的草地上，把脸儿紧紧偎依在这异常柔和、光滑、湿润的草丛中，一面贪婪地在那散发着一股清新的芬芳的气息里深深地呼吸着，一面又尽情地用我那干枯的嘴唇，把它们身上所有晶莹的露珠都吮吸到我的咽喉里去。

在草地前面有几棵修长、洁白、浑圆的白杨树，骄傲地挺直着身子，披着朝霞的光彩，显得特别峻拔和美丽；它们身上有许多发亮的眼睛，都用微笑、惊奇、惶惑的眼光注视着我，对我如此饥渴疲惫不堪的模样产生了怜悯。

我突然朦朦胧胧地似乎听到白杨树轻声地对我说：

“抱着我，站起来，你忘了么，穿过我们前面，就是你的家。”

我顿时觉得心里急促地跳动起来，感到有些晕眩，觉得这是一种幻觉。

家，我还有家么？

我于是搂抱着白杨树，站了起来，我终于看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在那点缀着一些不知名的鲜艳的紫红、粉红的花朵和四周都铺盖着秀丽而青葱的藤草的岩石下面，露出了一扇有些阴暗的家门。

这是我的家么？我不禁在心底呻吟着，全神贯注地眼睁睁地望着这个不可知的家门。我徘徊、犹豫，感到十分惶惑，痴痴地望着这个似乎熟悉却又十分陌生的地方。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早已习惯于忍受的一种冷酷的训斥声，发出一种严厉和嘲笑的警告：“你想于什么？你要做什么？老老实实地呆着吧，你还想回家！”

另外，我也似乎听到我自己的心声：可别回去，那不是你的家，那里一无所有，你已经失去了一切，你要一个家干什么？一个人安安静静守着自己的孤独和寂寞吧……

我也想，是的，我的家早已失去了，在那极为难耐的二千多年日日夜夜里，我也有时渴望过，让我回家去静静地休息一会儿，哪怕得到的是一分钟的温暖。可是连梦中也不曾回去过。

但是，没有任何办法，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了，我终于用手轻轻推开了那扇阴暗的门。我要看看，这到底

动荡不安；然后把我卷入一个又一个深不可测的热流的漩涡中，不断地向下沉，我不禁像孩子般哭泣起来。

忽然间，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间。“我的孩子，可怜的孩子，你总算回来了……”

我怎么又好像回到了童年时代，被母亲紧紧搂抱在怀里，用她的习惯动作，把我的手——由于梦魔惊醒而冰凉的手揣到她那瘦弱而温暖的胸怀里，一面又哭又笑地喃喃地轻呼着我的小名，一面把大颗的热泪滴落在我的脸上。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还能回家，还能见到我的母亲。我挣扎着，极力睁开眼睛来看看我的母亲；由于过分的激动，我这位苍白清瘦的母亲整个身心都在一阵阵地颤抖，蹙着眉头，完全呈现出一副异常痛苦的形象，使我心酸。我不能不谴责自己的自私，我为什么要回家？我给我可怜的母亲究竟会带来什么——是短暂的欢乐，还是永久的悲痛？我发誓，我再也不离开我的母亲了，我要永远和她在一起，不再离开这个家。

可是，不知哪里起了一阵暴风雨，在闪电的雪亮的白光下，深黑色的海浪铺天盖地向我们扑了进来，我只听见母亲一声悲凄的呼叫，我就失去了一切。

我疯狂地挣扎，无望地呼喊，全身心的血液都涌上喉头，一阵阵热汗在额上进流，终于睁开了泪光重重的眼睛，我只能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子在我眼前闪晃，渐渐看清还是监狱里的那个冷漠的医生，背着双手站在门口对人说：“这老家伙发烧，去给他拿点退烧药来！”然后又嘟哝了一句，“这号人活着干什么？”

我又认真地再看了一下这空旷寂寞的狱房，回忆起梦里的一切，又闭上眼睛，为了不让眼泪流了出来——我意识到，母亲不需要看到我的眼泪，眼泪能给母亲带来什么？难道我这个穷孩子多少年的探索 and 追求，离开家，抛弃母亲无私的爱，不正是为了千千万万母亲们的幸福？母亲们总是无私地给予孩子们以血液和生命，青春和活力，渴望孩子们获得爱情与幸福、春天和阳光……有时候，即使明明知道孩子们在寻求自己的道路，在走向监狱和死亡，她们非常痛苦和不幸，也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又是为了什么？这时候，我似乎更加懂得了什么叫自由和寂寞，因为我真正懂得了母亲的爱和家和温暖。

我不禁在一阵阵昏迷中，却又很清醒地、高兴地呼喊我的母亲。

“我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我要回家去——母亲，您在哪里？”

三 同 志

在十年动乱里，我在那一间狭小、阴暗、潮湿和空寂的狱房里，度过了许多难眠的长夜，也不知道做了多少噩梦。

最使我痛苦的梦，是在胸间挂着一块沉重的“黑帮分子”的牌子坠向无止境的深渊，永远听不见“同志”的称口乎。

失掉“同志”这个称号，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失去

自己的历史和未来，人与人之间的亲切感，家庭的温暖，甚至生活和生存的信心。

有一年的春天，我得了重病被送进了医院。

老实说，这次病痛几乎使我丧失生活下去的信心。

一天早晨，我精疲力竭地躺在平车上，毫无恐惧地意识到这是要把自己送到太平间去，等待永久的平安。

但是，当平车停下来许久，我感到一阵阵寒冷，睁开眼睛看，才发觉我是停在一间宽大的手术间里。我发现，我是赤裸裸躺在那张薄薄的毯子里，我不禁呻吟了一声。

我看到一位瘦瘦的不高身材的女护士，一直背着身子忙碌着，大概是正在准备手术前的工作。她听到了我的呻吟，轻步来到我的身边，用一种温和的声音，微笑着问道：

“同志，你冷吗？”

我猛然听到“同志”这两个字，觉得心头一颤，眼前顿时闪着泪光。我模糊地看到她又拿了一条毯子盖在我的身上，然后又去关上大窗子；她那白色的护士服晃动着，简直像在我面前浮起了一朵多么美丽和洁白的云彩……

是她看到了我的身子在颤抖，看到了我那感激的热泪，还是意识到她这句话给了我多大的安慰，还是出于护士的职责和女性的善良，她用一块小毛巾给我擦干了额头上的汗，然后用那温柔凉凉的手摸着我的额头试试温度，续继在脸上闪动着亲切的微笑安慰我：

“同志！别紧张，你会好起来的！”

我觉得喉头哽咽着，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突然伸出冰

